

文學大師林語堂在美國的奮鬥紀要

楊秋明譯（林語堂先生紀念圖書館前主任）

合山究撰（日本國立九州大學教授）



· 林語堂先生生前玉照
（楊秋明先生提供）

林語堂（1895－1976），原名和樂，讀大學時改稱玉堂，後又改為語堂，為享譽國內外之作家，有「幽默大師」之譽。林氏一生著述甚豐，計有中英文著作六十多種。今年十月十日為林語堂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日，本刊特刊載此文以資紀念。

。

前言

一九三〇年代前半期，林語堂在中國所主導的劃時代的小品散文運動，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極重要的地位，然而當他被中共政權認為反動派的代表性文人（註一）時期，他的貢獻卻幾乎被抹殺殆盡。事隔幾十年，由於時局的變化，價值觀念的轉變，如今卻視為那是永不可磨滅的事實，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備受世人所尊崇。

一九三六年八月林語堂攜眷移居美國，他在美國一段光彩燦爛的時期，每天忙碌於著作，寫專欄、旅行演講，但大家只知其大概，幾乎從未有人對此深入研究過，這或許因為他的著作都用英文撰寫，蒐集資料並非容易的緣故。其實，林語堂的真正價值在以一國際性文人於國外從事一些超人的活動，因之，如果只研究他在中國的一段期間，恐怕不能窺知其全貌。他在美國以國際社會為舞台，為了祖國，也為自由、民主主義，像生龍活虎一般奮鬥，那是一段絕不能理沒的歷史事實，我們越深加研究對他越加尊敬。現在依據有關的資料，循著林語堂的足跡，將其為人所鮮知的活動實態，粗略的介紹如下。

〔註一〕：林語堂的著作如「匿名」，嚴厲批判共產主義，在中國大陸一度將他的著作列為禁書，視為反動書刊。



一九三六年八月，四十一歲的林語堂，從上海攜眷搭船橫渡太平洋移居美國，在這幾年前林語堂的名望在中國已經達到高峯。他在上海所創刊的「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短篇雜誌一個接一個大暢銷，小品文運動也獲得空前的成功，而且他那溫和含有諷刺意味的「幽默」短篇也風靡一時。優閒地啣著煙斗，高唱優閒哲學的他，其實是當時全中國最為忙碌的一個人。「論語」、「人間世」等編輯之一的詩人、小說家徐訏在林語堂歿世後所作的「追思林語堂」追悼文（「大正」第四九期）中，有如下的記述。

一九三三、四年，林語堂先生在上海的收入非常可觀，主要的是開明書店英文教科書的版費。這也就是魯迅曾挖苦他說「靠教科書發財致富」。我雖然未直接受教於林語堂，但當初中畢業時，讀「開明英文文法」，頓覺過去所接受的英語教育是錯誤的，而感到未能向如語堂先生一樣的教師學英文甚覺遺憾，開明書店應付的版費數額，由於實在太龐大，因而時常發生爭議，最後才折衷為每月支付七百元。當時七百元的錢數是非常地大。那時語堂先生有中央研究院的薪水，「天下」月刊也有報酬，「論語」、「人間世」也有編輯費，這些把它合起來也不下於七、八百元，當時，一普通銀行員的月薪才不過七、八十元，而他一個月的收入卻達一千四百元。作為一個作家這是極為特別的。

這是一九三三、四年的事，但過一年、兩年大概也差不多同樣的狀態。當時在中國最賣座的文學家的他，其收入是如此的可觀、名聲也遠播海內、外，其人生得意可謂已達巔峯。他這時候實在沒有什麼理由急忙離開中國，那麼他為甚麼從中國前往美國呢？關於這點，一般認為那是由於三五年九月，在美國所出版的最初英文主著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國與吾民）一躍入選為最暢銷書刊，以此為契機突然踏上海外發展之途。

然而實際上這絕非突然，從一些蛛絲馬跡可看出他在早些時候便有意脫離雜誌編輯工作，萌轉身其他事業的意圖。徐訏又說如下一段。

或許是在中央研究院發生了甚麼異變，「天下」月刊（這是孫科所支援的英文雜誌）停刊後，林語堂打算前往北京定居，希望專心於著作，但雖往北京一趟，看了情況，考慮的結果，打消了初衷，又回來上海，打算暫時看看世局再作安排。就在這時，「吾國與吾民」在美國出版，獲得非常的成功，於是擬定全家移居美國的計畫。

這裡提到過在中央研究院的事件，也有人說另外或許感到甚麼威脅本身安全的政治性壓迫，亦也有人說對於朋友的羨嫉及親戚的需索感到厭煩，無論如何說，他雖在巔峯

期間，卻未心滿意足，似乎在暗中摸索將來要走的途徑。或許感覺在國內無法讓他超過現實更能發揮能力的地方，就在這時，如雨降泉湧一般，傳來在美國「吾國與吾民」成功的消息，這猶如渡河遇到船，於是立定出國的決心，到海外尋求更大活動的天地。

至於「吾國與吾民」，可以說是綜合解說、批評中國以及評論中國人的生活、文化、藝術、民俗等文明。那麼，他為甚麼寫這樣的書，又何以在美國出版，卻一躍登上最暢銷書刊？關於這一點，一般的說法是和巴爾·巴克（賽珍珠）的關係使然。巴爾·巴克對於陸續刊登在「The China Critic」（中國評論週報）的林語堂英文專欄所著述，兩人做了朋友之後，時常鼓勵他撰寫這類書。巴爾·巴克在「With Love and Irony」的序文中說：「一九三三年的某一夜晚，我在上海的林語堂家吃飯，我們正在談些以中國題材寫作的外國作家，他突然說：『我希望寫一本完全依照自己感覺描述中國的書籍。』我以炙熱的語調回答：『我確信您是必能完成它的人。』我渴望著由中國人撰寫這樣的著作，而林語堂撰寫了它，這就是『吾國與吾民』。這些話可能是事實吧。林語堂聽從巴爾巴克的勸導，利用多忙的工作空隙，執筆撰寫「吾國與吾民」，經一九三四年春、夏、秋三季十個月的時間完成脫稿，據說其大部分是在廬山避暑期間自己打字完成的。

巴爾·巴克於一九三一年出版「The Good Earth」（大地），翌年受普利茲獎的同時，在美國一躍成為紅牌作家。三二年出版相當「大地」第二部的「Sons（兒子們）」，三五年出版相當第三部的「A House Divided（分裂的家）」，完成了所謂大地三部曲（大地的家），其耀眼的成就展現於世人面前。三四年，她從中國移往於美國，擔任The John Day出版社社長，與「The Asia」雜誌主筆李柴特·J·華爾希再婚。三八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這是美國女性首次獲此殊榮，那時候她正是美國最孚民望的一位紅牌作家。他當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完稿時，依照約定，委託夫婿華爾希把它出版。是因為The John Day出版社是一家小出版社，其刊物不能廣大流通或是其他原因，這本書成為「A John Day Book」，而實際上則由紐約的「Reynal & Hitchcock」社所發行。

透過紐約時報的「入選書刊」，來看看「吾國與吾民」究竟怎麼樣的賣座，是極為有趣的事。紐約時報如大家所知，是以紐約為中心的地方報，但自古至今仍為美國最具權威的新聞，其入選書刊辦得非常充實，因之，要了解當時出版界情況或書刊的賣座，最為方便。紐約時報，當年和現在同樣刊載最暢銷書刊排行榜，不同的是當時是每月第一個週日的入選書刊欄每月刊載一次（現在是每週）。因而要了解當時書刊的賣座，沒有比它更捷便的了。

「吾國與吾民」於一九三五年發行，在九月二十九日的紐約時報刊登小幅廣告，但十月六日的最暢銷書刊排行榜中並沒有出過臉。或許是獲得「Nation」及「Books」等好評奏效，次一個月的十一月三日的排行榜中，突然在第十位出現其名字，雖列在最末

位但終是成了榜行中的伙伴。十二月八日的紐約時報以「The East Speaks to the West」的標題，大幅報導此書的書評和他的相片。但次一月的三六年一月五日的最暢銷書刊排行榜卻落在十名外，或許是緊列在其後吧！次年二月二日的排行榜又以第八名重新登上。然而這是最後，之後再也未出現過其臉孔。總之，「吾國與吾民」兩度登列最暢銷書刊排行榜，在Nonfiction（傳記、記事）部門獲第八位是最高，但雖然這樣，在美國出版的首次著作能夠入選為最暢銷書刊，無疑的對他來說是非比尋常的殊榮。而且，「依Book Revue Rijrest，當時一些耀眼的新聞、雜誌不約而同刊載書評？或說讀林先生的書是極好的經驗，由此可得啟發，理應表示深謝。或說對於中國民族、如此坦率、正確、毫無偏見的記述，除這個人外別無他人」（N.Y. Times. Book. Revue）等，都一面倒呈現充滿著好意的評語，他知道這些反應後對自己更增加了信心。

那麼，為甚麼在美國一個默默無名的中國人所撰寫的著作一躍入選為最暢銷書刊？作品本身具有的魅力，亦即嶄新的內容，卓越的見識、巧妙的表達技巧等，當然是影響賣座最重要的因素，但暫且不談這些，就其外在的因素來看，首先可舉出這本書的出版正適合時機。當時的美國，自一九三一年的滿州事變後，人們的眼光逐漸集中於中國，中國問題成為世人關心的焦點，卻沒有一本卓越的關於中國的參考書刊，爰在讀書界產生期望這種書的氣勢甚熾，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吾國與吾民」正適合美國知識份子的需要呈現於世。

其次，對於這本書的銷售，有貢獻的是巴爾·巴克的支援。當時人望達巔峯的紅牌作家巴爾·巴克，為了這本書寫了長達六頁的序文，以最高贊美之詞極力推荐，無論怎麼說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巴爾·巴克序文，其最後一部份為大家所熟知的，其中有下面的記述：

這本書非用流利正確的優美辭句表達不可。因為中國人一向重視既正確而絕妙的美。然而除了他之外再也沒有人能撰寫這樣書刊的人。因為，能書寫英文的現代中國人之中，尚未遠離到被本國人民責難的程度，而且將中國所具有的意義，亦即舊中國及新中國的意義充分理解，要尋找這種人我想幾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猶如以往每個偉大的著作問世的情況一樣，突然間這本書問世了，這十分給滿足了大家所期待的要求。它充滿著真實，不忌諱說真實。它交織著矜誇與幽默而優雅，它認真的、明朗的記述，評價中國的新舊面。我想那是對於中國所撰寫的書刊中最為坦率、最有深度、最為完全，最為重要的一部書。而最難可貴的是它是由具有以往紮實的根基而今已開花結果的中國人手裡所撰寫。後來巴爾·巴克雖和林語堂因不和而疏遠，彼此之間冷漠了，但從上海時期結為親

友以後，至少到一九四二、三年，他們倆具有相同的政治立場，相互間成爲不可或缺的親友，維持彼此扶持的關係。

總之，「吾國與吾民」，不僅作品本身優秀，而且如以上所述的要因巧妙的組合在一起而成爲最暢銷的書刊。嗣後（三七年七月三日），依林語堂從紐約寄給上海宇宙風社的報告，此書出版後約一年十個月，已經印刷第十一版。其第十一版，曾加以修訂，並加插圖及相片，和舊版比較其面目已煥然一新。而且已有德、法、挪威語的翻譯本出版，其他尚有幾種翻譯本也在預定中，中國版也有朋友正在著手。其後的三九年三月的增訂新版、他在其第十章添加了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的「新中國的誕生」，那時舊版已經暢銷了近十萬本。



如上所述，以「吾國與吾民」的成功爲契機，三六年八月，他匆匆忙忙清理了上海的家，攜眷前往美國，剛到達美國的初期，似特別受到巴爾·巴克的照顧。抵美後約一個月寄給陶亢德（「人間世」的編輯）的信函（「抵美印象」）-「人間世」第三〇期·「西風」四期）中，提到美國的自然之美，美國的柳木和中國柳木的差異、美國的文化及社會的特徵、日本不能被美國所接受的原因等，在美國所感受的各種各樣事情有所記述。當中他提到「我執筆的地方是賓西爾巴尼亞（Pennsylvania）鄉下的美國友人家」，這一位「友人」，或許是指巴爾·巴克和她夫婿華爾希·挪拉·蘇大林（Nora Stirling）的「巴爾·巴克」這一本書中有一段記述巴爾·巴克所視察的林語堂赴美當時生活情況的文章，雖然稍長一些，利用它來描述他在美國的生活狀況如下：

巴爾勸導林語堂前來美國之事，帶給她好運。「吾國與吾民」獲得大成功之後，他著手執筆另一本書，但被說服決定前往合衆國訪問。一九三六年九月，林家一家五人到達，他們依中國的習俗攜帶送給巴爾和華爾希如山一般的禮物。譬如送給華爾希一隻帆船的模型，送給佳妮斯一件中國衣裳，翡翠夾、絹的披巾，送給巴爾一套廣東製的茶具、上等的中國茶、絹製的睡衣、暖和的外套、豪華的錦刺綉等等。

他們不僅留下了好多羨慕他幸運、騰達的親友，也留下了央求他援助的親戚們，而遠離了中國。由於批判政府當局的論文，使他陷於稍微危險的立場，因而他們變換了住所。一切家具都留在中國，但花了龐大費用只運送了藏書。在華爾希的農場卸下旅裝，夫妻倆將三個女兒託給她們照顧之後，馬上到布林斯頓找房屋。幾次被拒絕後，他們找到了一間舒適的住家，但當屋主的大學教授夫人知道他們國籍之後，簽好的租賃契約書竟被廢棄了。巴爾對於種族的偏見

激怒，寫了長達五頁的信函向女主人表示抗議，另外致一封給Grace陳述：「我很討厭美國的女性。」結果，林家安居於紐約的公寓，在那裏他們終於溶入在大都會多民族的環境中。

巴爾和林立即磋商如何展開各種各樣的計畫。被巴爾想寫戲曲的熱心所感動，林決定兩人共同著作。巴爾被哈林·海耶斯最近的傑作「維得利亞女王」所鼓舞，重新著手曾經一度放棄的作品。她有一個新的構想，那是對於移居中國的猶太人的革命性理論，他認為這或許可能成為壯大的戲劇。

赫爾休希基的蘇俄革命時，衆多猶太人逃難到中國，他們像中國人一樣是天生的生意人而受歡迎。中國人甚至和他們通婚。巴爾探究了如下的結論：即猶太人天生具有受迫害的刺激而終獲成功的堅忍的民族性，因此若他們未受到任何迫害，終將不安於安穩的現實環境，約十年左右將會離走。

巴爾對於自己的構思甚為興奮，於是勸誘林合作，而林也和她同樣興奮同意合作之事。他們不分晝夜一起為「Flight into China」（逃難於中國）工作。他們分擔場面進行，一個月後林的部分先脫稿了。

巴爾對於林所分擔的部分非常失望。雖然引言是上乘之作，但後面卻是杜撰湊成不能引人入勝，於是她漸漸失去合作的信心。「或許我是個人主義者，可能要求得過多，基準過高吧」，她如此下了判斷，但他們仍繼續其工作。

一個月後這一部戲劇完成了，林滿懷信心，帶著作品稿拜訪戲劇評論家邱吉·津·內珊請益，內珊卻認為這一部作品並不與他們倆的聲望相當。此一專業性的批評，使他們倆合作受到了挫折。

嚐試戲劇的製作之後，林這次更加慎重地完成了他本身的作品「生活的藝術」。對於這個作品華爾希與巴爾都認為比林最初的「吾國與吾民」更好，它一出版，美國讀者群也同意此一看法。「The Book of the Month Club」特別提此書，巴爾也幾年來難得舒暢起來。The John Day出版社也終於脫離財務上的危機。她讚揚林說：「我所遇見的人之中，最為偉大的人」。

上段的記述，把林語堂抵美之後情況詳盡的描述，確實如這裡所說，他抵達後不久，似前往紐約南邊的紐澤西（New Jersey）州布林斯頓找尋房屋。三十六年十月十日他應某週刊雜誌編輯的訪問時曾表示「明年將住在布林斯頓近郊，計畫撰寫有關生活方法的書」，那「並非哲學或大思想之類的，而是生活上實際的細節」。當時他差不多已決定住在布林斯頓近郊，才這樣回答，但已如前述因種族上的歧視而被廢棄。嗣後，林語堂住於紐約的公寓，著手於和巴爾·巴克共同撰寫戲劇，然而此事，在林語堂的資料中完全沒有被提及。或許因那是一件失敗作品而不願提述吧。不過，他對戲劇的製作似乎

並未全心投入，而就前述受訪問時的談話中可窺知，抵美後似已計畫撰寫「生活的藝術」（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但實際上開始寫作的是三十七年的三月間，這空檔的幾個月間或許和受照顧的巴爾·巴克週旋。

三十七年七月十三日林語堂寄給上海宇宙風社的文章（關於「吾國與吾民」、宇宙風第四九期），中有一段報告他那時候的近況，依此文可了解那時他正全心投入撰寫「生活的藝術」。他有如下的記述：

現在所撰寫的是有關生活的藝術方面，因此命名為「The Importance of Living」。本來我並沒有打算寫這本書，想把五、六本中國名著翻譯。……但聽從出版社經理的意見，決定先寫生活的藝術，後譯名著。因為中國人的生活藝術，早已受西方人所稱道，但卻一向沒有專書，西方人不知其內容而困惑。究竟中國有怎樣的藝術或方法？中國人是如何品嚐茗茶？怎樣打酒令？如何觀察山？又如何玩水？怎樣看雲？怎樣觀賞石頭？怎樣養花？飼鳥？賞雪？聽雨？吟風？弄月？等等……。在「吾國與吾民」中所寫的雖不是這些，但其末章「生活的藝術」中提及飲食園藝，引起了很多人的注目，聽說很多美國婦女奉行它做為生活的法則。事實上不僅是賞花弄月，中國詩人的曠懷、達觀、高逸、陶情、遣興、滌煩、消愁的人生哲學也包含在裏面。這些正可解消多忙的美國人的緊張。很多讀者極想窺知其中含有的深義，吟風弄月的方法及在家庭如何尋樂等，因之出版社勸我先行撰寫這本書。雖然不解說老莊，但這裡有老莊的精神，雖未談孔孟，但這裡有孔孟的面目。基於上述的緣故，我決定寫這本書。

在這篇文中，很明白的陳述了撰作「生活的藝術」的理由，雖然是因應出版社的勸誘，但他在撰寫之前已正確的掌握住讀者的要求，實在難得。接著，他在這封信裡。大略談到以下的話。「生活的藝術」從三月初旬開始寫，寫了二百六十頁多，五月初的某日夜晚，想在床上寫序文，突然想到已經寫好的東西不行，於是將前稿統統丟棄。這是因為，原本這本書是以批評西洋物資文化為主題，但越談越複雜，不免陷於多辯，整篇內容已失去了興趣。因此，從五月三日起又重寫，到七月底，全部完稿時或將達七百頁吧。從這三月中旬起，就像文王被幽禁於爰里一樣，一步也不外出全力以赴。不過這沒有一點痛苦，好比受軍事訓練一樣，將一切紀律化、整頓化、嚴肅化，反而感到快樂。最要緊的是早睡早起，有充足的睡眠，心理就沉著，精神就清爽，文章便從口中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引發出來。睡眠若不足，就不能吐出文章。「吾國與吾民」是以打字機親自打出來，而「生活的藝術」卻是以口述筆記而完成。之後，林語堂很多著書，大多使用秘書，就像「蘇東坡」那樣的專門書，也經口述由秘書打字的方式製作出來。

綜上所述，林語堂抵美幾個月之後，才專心撰寫「生活的藝術」，這期間似乎未做

其他任何事情，但事實上卻非如此。美國的新聞、雜誌並未放過他輕鬆。相反的，急切地等候他，嫌他到來的太遲。因為當時人們對於中國問題已逐漸關心起來，而對此能夠準確解答中國問題的最適當人選，還從中國前來，這怎不令人興奮？他到達後不久，包括紐約時報的各新聞、雜誌社以中國問題的專家，爭先訪問徵求他的談話。他儼然成爲一個萬能評論家，只要是中國的事，不論任何事。的確在當時要找比他更適當的人是不可能。因而他一居住紐約，當地最大的紐約時報，即待他猶如專聘的評論家，這是極爲必然的事。他從三十六年十一月六日抵美開始登上紐約時報起，至三十七年十二月這一年多期間，共二十次出現在紐約時報上，對於中國的政治、社會、藝術、文化等各種各樣問題發表談話或刊載撰文。又在「Asia」、「The Forum」、「Foreign Affairs」、「The Amerasia」等七、八家雜誌發表撰文及論文。三十七年芝加哥大學出版部出版的「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言論發達在中國）一書，若干書評稱贊它爲「有價值的研究書」，獲得很高的評價。總之，他抵達美國後，也像在中國同樣，從事書刊的著述，爲新聞雜誌社撰寫專稿、演講旅行等馬不停蹄的奔走活動。

那麼，林語堂究竟發表了怎麼樣的主張？從他遷居美國後約一年間，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文章中，摘取較醒目的幾項，介紹如下。

一九三六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

以「中國進步的協助者與阻礙者」爲標題，暴露中國人抵抗日本軍國主義的實況。

十二月二十日

以「中國全國團結一致抗日－若由蔣介石領導抗戰，全國人民必定遵從」爲標題，記述十二月十二日發生的西安事變以後的中國情勢，預測被張學良軟禁的蔣介石將會平安救出。西安事變於十二月二十五日落幕解決，証實了林語堂的猜測。

十二月二十七日

以「哲學性的中國」爲標題，記述中日兩國國民性的差異，兩國民表面上雖非常相似，但其民族性、語言並不相同，具有各種各樣的差異，將中國人和日本人的特性做比較檢討。

一九三七年

三月二十八日

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公開討論中，認爲蘇俄對於極東的干預，無異是對日本的牽制，又說，共產無法在中國生存，因爲中國人一向相信個人統治，厭惡被制度化。

八月十五日

以「北京雖被佔領，卻未喪失民族靈魂」為標題，介紹理想的都市北京的魅力，神秘及羅曼斯，傳述對文化古都的鄉愁及憧憬而藉此暗中批判破壞古都的日本軍。

八月二十九日

以「日本能征服中國嗎？」的標題，傳述堅毅抵抗日本軍國主義的中國國民之情況並附刊數張相片。預測中日戰爭或許成為長期戰，但戰爭的結局將由中國國民的抵抗力、日本的軍事力、經濟力及蘇聯的參戰等因素決定。日本軍雖在組織與武器方面佔優勢，但中國人具有克服苦難的堅強精神，亦即因民族主義、愛國心、反日情緒、長期性之消耗戰的結果，日本必耗損人力、財力、疲憊不堪，最後中國必獲勝利。

九月十日

批判廣田弘毅外相的不擴大戰爭聲明等。

九月二十三日

以「美國的中立政策」為標題，美國若一反傳統的門戶開放政策藉中立之名採取孤立主義，美國在東亞的立場將崩潰，中國對美國的信心亦將動搖，在中國應保護的美國之權利及財產、高額の利益亦將喪失。如果以和平主義者而嚴守中立立場固然無可厚非，但卻希望不可採取協助日本經濟，間接支援日本訂立三國（日、德、義）共同防禦條約的企圖等政策。當時的美國，唯恐被牽入戰爭的旋渦中而採取中立政策，他對此政策予以客觀的批判。

十月三日

介紹中國精神象徵的四個都市－北京、南京、上海、廣州。

十一月十四日

以「掌握未來中國的關鍵者」為標題，詳細介紹中國最低層勞工、苦力。以上是從一九三六年底刊載於紐約時報的他主要的政治性意見。



綜看以上所述，在中日戰爭的戰火逐漸蔓延至全中國時候，林語堂在美國，為了讓世人更多了解中國，進而支援中國，一方面在新聞、雜誌上發表很多談話，一方面，於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版其名著「生活的藝術」（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它和「吾國與吾民」同樣由紐約的Reynal & Hitchcock社出書。這時，林語堂四十二歲，前來美國約一年多。這本書甚獲美國知識階層的欣賞，一出版馬上在「Book of the Month Club」的十二月期被選為優良書刊，不久躍上最暢銷書刊排行榜的榜首，成為他

一生中最大的傑作。當時美國的讀書界，像往昔的日本一樣，知識界人士人數有限，所以像林語堂這樣的高級人生論作品也能入選為最暢銷書刊。現在依據紐約時報暢銷書刊排行榜，看一看「生活的藝術」的銷售情況。

一九三七年

- 十一月二十四日 書評
- 十一月二十八日 大廣告
- 十二月五日 大書評
- 十二月十二日 入排行榜（無順位）
- 十二月十九日 小廣告

一九三八年

- 一月九日 入排行榜（第十位）
- 一月十六日 大廣告。五個星期間，銷售十四萬一千部。
- 二月六日 入排行榜（第七位）
耶露軋。蘇諾的「中國的紅星」上第十三位。
- 三月六日 入排行榜（第三位）
蘇諾的「中國的紅星」第五位。
- 四月三日 入排行榜（第一位）
- 五月一日 入排行榜（第一位）
- 五月八日 小廣告
- 六月五日 入排行榜（第三位）
- 六月十二日 小廣告
- 七月三日 入排行榜（第一位）
- 七月三十一日 入排行榜（第一位）
- 九月四日 入排行榜（第三位）
- 九月二十五日 小廣告、銷售二十一萬五千部。
- 十月九日 入排行榜（第三位）
- 十一月六日 入排行榜（第六位）
- 十一月二十七日 小廣告
- 十二月四日 入排行榜（第九位）

一九三九年

- 一月九日 入排行榜（無順位）
- 二月五日 入排行榜（第六位）

三月五日 入排行榜（第十四位）

四月九日 入排行榜（無順位）

以後沒有

如右表所列，「生活的藝術」入選為排行榜第一位共達四次，其他月份也入選為前幾名，結果一九三八年度的Nonfiction（傳記、史實、記事文）部門入選為最優良書刊排行榜榜首。因而若說一九三八年「生活的藝術」席捲了美國的讀書界也不為過。三十七年多倫多的出版社出版兩種、三八年倫敦的出版社出版一種別版，就中國人於外國著作的書刊來說，它成為空前轟動的傑作。

當然這本書也有很多的書評，其中基督教派的新聞、雜誌之書評上多多少少含有批判性，之外大部分咸認「富於機智，有洞察力，一讀必能引人入勝興趣盎然。將古代遺留的哲學予以蒸溜，增加其精髓濃度，並以今日的芬香加味。……非常快樂的，聰明的而且富有啟示性」（N.Y.タトムス・ブック・レビュー）、「富於智慧和機智的很獨特的書，也是很好的枕邊書刊。其率直、快活添加了活氣益發精彩」（シカゴ・トリビューン）。「此一快樂的書，稱之謂『生活的欣賞』亦不為過。因為此書四百多頁的每一頁都詳細的介紹在簡樸而日常性的事物中如何欣賞其美及共享其喜悅」。（サタデイ・レビュー・オブ・リタラチヤ）、「有關人生及生活的賢明、富於機智的、非常有益的書，具有魅力的記事流露著幽默，時見絕妙文辭，常引用經典寓言，論述中國閑暇的意義內涵。亦即論述生活的樂趣，自然的樂趣以及旅行、文化的樂趣。」（ブック・オブ・ザ・マンズ・クラブニュース）等等，多半都充滿著贊美之辭。

此書獲得成功之後，林語堂已成為美國讀書界的寵兒，他的名字刊登於新聞、雜誌上，在名字之前時常冠有「Distinguished」、「Famous」、「Well-known」、「Noted」、「Eminent」、「Brilliant」（Chinese author, Writer philosopher）等形容詞，而敬稱也從「Mr. Lin」一度為「Dr. Lin」。這正可顯示出他在美國，如何迅速成為著名人物而受到人人的尊崇。

將話題回溯到原點，林語堂完成「生活的藝術」原稿的三七年八月之後，如先前所說，在新聞、雜誌上發表很多的文章，另外又完成單行本的「The Wisdom of Confucius」（孔子論），並把原稿送給出版社。（「孔子論」於三八年三月出版）。然後「生活的藝術」正轟動全美國當初，他攜帶一家人前往歐洲旅行。他有一習慣，即完成大作之後時，常前往外國旅行。或許是為擴大見聞、視野，或許亦為次一部作品蒐集資料。三八年二月五日他們一家從美國搭船前往義大利，之後乘汽車進法國，暫時逗留於巴黎。夏天從法國赴比利時，九月初從法國搭船前往英國，在倫敦住數日後，馬上又回來法國。由於國際情勢日趨緊迫，十月五日全家結束歐洲之旅，搭船返回美國。但，之後不久

，他又單獨前往法國。這長期的歐洲之旅，其目的是甚麼？又何以他兩度前往法國？據悉他在旅行中，一直為次部作品長篇小說「Moment in Peking」（京華煙雲）的架構而構思，完成其構想聽說花費了五個月。但在三九年一月二十日於巴黎完成批判日本軍國主義長達七十多頁的評論「新中國的誕生」（「吾國與吾民」增訂版第十章），可知他絕非只寫小說盡全力。猶如很多才子同樣，他具有同時時間內從事幾項事情的能力，這可由過去在國內的工作實績足可証實。至於何時從法國返回美國，其確實日期雖不詳，但三九年五月九日在紐約召開的世界筆會大會，他同湯姆斯·蔓及安得列·摸羅瓦等參加，並發表演講，所以至遲也在這以前是不會錯的。

四

「Moment in Peking」（京華煙雲）以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事件起至三八年日本軍侵略中國的中國動亂期為背景，描寫北京上流家庭，姚家、曹家兩家人的變化，用戲劇風格撰寫的長篇小說，可謂「紅樓夢」現代版的大作。不過，它不是像「紅樓夢」缺乏政治性的貴族文學，它在卷頭上明記著「將本書獻給為我們子孫自由在前線犧牲生命勇敢打戰的中國士兵們」，是懷著愛國救民情操而執筆的。長女林如斯在序文中敘述（父親哭泣了－對於京華煙雲）、「一九三八年春，父親突然想起翻譯「紅樓夢」，但再三考慮的結果，認為不是適當的時機。而且，認為「紅樓夢」和現代中國有很大的時代差異性，於是決定自己來撰寫現代小說」（佐藤亮一譯「京華煙雲」）。由此可知，他起初企劃翻譯「紅樓夢」，但認為這未能符合時代的要求，又認為比起評論、小說的影響更大，因而決定自己創作。但他從未有撰寫短篇小說的經驗，閱讀也偏重於思想方面，小說只是在旅行中為了打發時間偶而讀一些而已，因此這無異是無謀的冒險。但他原本喜歡「紅樓夢」，對「紅樓夢」讀得滾瓜爛熟，熟知其創作技法，因此考慮依此為藍本，專用中國式小說寫作方法來撰寫。

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六日出刊的「宇宙風」創刊百期紀念特刊所刊載的「我怎樣寫京華煙雲」一文中有如下的敘述。「此書的撰寫，從三八年八月八日開始，至三九年八月八日結束。原先花費一年時間寫完，結果如期完成。這是最得意的事。撰寫之前，花了五個月構思，那是從三八年三月到達法國南部開始。此五個月期間是此書的計畫期間務須對於時代的研究、材料的蒐集、故事的結構、人物的配置、引言、結束等立築架構。無論甚麼時候，一有構思就馬上寫在筆記本上」。構思一定，他便於三八年八月八日起稿，之後每天早上對著桌子執筆，有時寫八頁，有時寫十五頁，最後一天寫了十九頁創下空前的記錄。其中很多的奇遇美談都是在執筆間產生靈感完成的。「父親（林語堂）不但為紅玉的死而流了眼淚，在寫到最後一頁的時候，其兩眼熱淚滿眶。這不是為

某個人的悲傷遭遇而哭泣，是為那偉大的民衆所感動而不停的落淚。亦即作者本身感動的哭泣，怎能不引起讀者共鳴灑淚呢？」（佐藤亮一譯「京華煙雲」林如斯的序文）。如此，此書於一年後的三九年八月八日完成。以登場人物的悲歡離合為其經，而以義和團事件開始的許多歷史性事件為其緯，參雜中國的河山地理、思想文化、生活習慣等各種各樣事象，一部戲劇式的壯麗的小說巨作，僅僅花了一年，而且在初次創作嚐試下，竟然漂漂亮亮地完成了，對於林語堂這種寫作天才不能不令人驚嘆！

「京華煙雲」雖說三九年八月八日脫稿，但依據巴爾·巴克三九年七月十八日寄給朋友的信函，此書未及等待原稿的完成似乎已經交給付印。或許約翰出版社將其前半部分先行印刷吧。挪拉·蘇大林的「巴爾·巴克」乙書中有如下一段敘述：

「得竟克和我，為林語堂新著『京華煙雲』，上午中忙碌的工作，下午則盡情地玩。林的書是近乎完美的好書。當然要把它出版，需要花費很多的作業，但，一旦完成，將是一幅描繪中國上流社會生活的一幅美麗的畫。我想應可比美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中國任何一部小說，若與此書相比，將黯然失色。」

林家在那年（三八年）早期，前往歐洲旅行，但忍受不了戰爭的威脅，返回紐約。「他們過著非常簡樸的生活」巴爾給予馬里安·克來因比爾的信函中如此說。「他必須照顧那些住在淪陷地區的許多親戚的生活。我最近聽說，多達二十二人」。此一信函不久，「京華煙雲」被「Book of the Month Club」撰拔入選，林家及二十二個親戚就此獲得經濟上的援助。

又，原稿完成後的三九年九月四日，林語堂自紐約寄函給郁達夫，一一說明「京華煙雲」的內容及其時代意義，和「紅樓夢」的關係等等，並委託他翻譯為中文版（「關於」我的長篇小說」「宇宙風」乙刊第十五期）。委託翻譯之事，已事先透過陶亢德獲得郁達夫的承諾，林語堂才出此一信函，但郁達夫，領了翻譯費及資料，結果並沒有有翻譯（徐訐「追思林語堂先生」、「大成」第四十九期）

「京華煙雲」於三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由紐約的John Day出版社發行，那是巴爾·巴克夫婿華爾希所經營的出版社。這是由第一部「道家的小姐們」、第二部「庭院的悲劇」，第三部「秋的歌」三部構成的長達八百一十五頁的長篇小說。發售的前一天十一月十五日已經被「Booklist」所捧上，十八日的「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十九日的「Books」、「New York Times」、二十日的「Time」、即出版後兩三天內，各新聞、雜誌爭先恐後般陸續刊登書評。其中「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不僅是刊書評，並以「時代人物」將他大幅照片刊載於封面（參照附圖）。像這種事過去絕少僅有。而且，陸續出現的書評，幾乎近於絕贊。譬如說，「這本書是非常出色的全景美畫

，你只要安坐在座席上，一幅一幅畫面將從你眼前掠過。它的魅力和意義並非在於那詳盡的描寫及特殊的插畫，而是如脈落的展開，時代的趨勢、動作，民衆、習慣、建物、室內裝飾、人際關係等等的不斷的變化，總之這些因子緩緩的結合，雖有異邦性卻創造出華麗而有親密感的人生觀。」當時讀書界歡迎這本書的情況，我們透過紐約時報的「入選書刊」了解一下。紐約時報，在此書發售後第三天十一月十九日，刊載佔幅幾達一面的特大書評，並附登林語堂的照片。十二月三日刊登很大的廣告，上面刊載芝加哥日報評語的大標題：「由『生活的藝術』作者執筆發揮其華麗技法的鉅作小說」，至此林語堂成爲一個小說家可說已建立其鞏固的地位。這一部小說所具有的逼真性，隨著那壯麗故事的進行而節節升高，不由得令讀者興奮不已，這遠超過劇中各個人、變動的社會及戰爭悲劇的現實」（紐約時報書評）。不久，此書入選爲「Book of the Month Club」優良書刊。十二月十日的暢銷書刊排行榜雖尚未上榜，但當日的新聞又刊登廣告，內載「此一部壯麗小說，出版十日，已印刷二十萬部以上的空前的預估賣座」。由此可知發售後馬上呈現爆炸性的賣座，在次一個月的四十年一月七日的暢銷書刊排行榜竟躍上第一位，獲得虛構小說類的冠座。

一九三九年

- 十一月十九日 附登照片的大書評、大廣告
- 十二月三日 中廣告
- 十二月十日 暢銷書刊排行榜（無順位）
中廣告

一九四〇年

- 一月七日 暢銷書刊排行榜（第一位）
- 一月十四日 中廣告
- 一月二十八日 中廣告
- 二月以後 暢銷書刊排行榜停辦
- 二月十一日 小廣告
- 三月十日 小廣告
- 三月三十一日 中廣告

從右表可知，遺憾的是紐約時報從四〇年二月起即停辦了暢銷書刊排行榜。可能是由於戰爭轉劇的關係吧，一直到四十二年七月，約兩年半期間暢銷書刊排行榜告中止。因而，我們對於「京華煙雲」此後之賣座及林語堂在這段期間出版的其他書刊之賣座情況無法正確的掌握。暢銷書刊排行榜於四十二年八月九日回復，其後和現在約略相同，按區域別，列有詳細順位的排行榜、每週刊載。

雖然暢銷書刊排行榜停辦，但依據紐約時報登載的廣告，不難推測「京華煙雲」的賣座情況。四〇年一月十四的廣告中，附有「集所有評論家的推荐必讀的書」的標題，一月二十八日的廣告報導已經印刷二十三萬二千九百二十五部，有趣的是二月十一日卻比上次減少一萬部，報導已印刷二十二萬二千九百部。無論如何，出版後不到一個月，至少銷售了二十萬部以上是可確定的。這在當時必然不是少數的數目。三月十日的廣告中，與林語堂「壓倒性的成功」標題下，並列刊載各家雜誌對此書的像「壯麗的」、「魅惑的」、「特別的」、「強有力的」等等贊辭。同樣的廣告又出現在三月三十一日，之後就沒有刊登廣告，由此可以推測，大約到這時候，仍維持暢銷書刊排行榜的高位。而且，「京華煙雲」，三十九年在倫敦另出別版一種，四〇年倫敦又出版一種，四十二年從多倫多和紐約各出一種別版。

如以上所述林語堂，從「吾國與吾民」以後，連續三次獲列暢銷書刊，而且接續非小說類部門的「生活的藝術」；而今「京華煙雲」又獲得小說類部門的第一位，堪稱「壓倒性的成功」，他感到了無比的快樂，而在「京華煙雲」出版半年前，他另有一件高興的事情。那就是他女兒的作文集「Our Family」成為暢銷書刊。「Our Family」是林語堂的三個女兒、當時十六歲的Adet（阿荅、如斯）、十三歲的Anov（亞娜、太乙）、八歲的Meimei（妹妹、相如），他們將所見的家庭的事情及對於美國、歐洲、中國的印象等作文予以彙集而成。較大的兩個女兒作品佔了大部分，附有Meimei的前言及短評。巴爾·巴克為此書寫了序文，於三十九年四月十七日由John Day出版社發行。各種書評幾乎全是好評，譬如，紐約時報評述：「很少看到這樣有趣、快樂、洋溢才氣、率真的書。她們對於事物以新鮮的、自我本身的眼光觀察」。又「Coutent Biography 1940」評述「Our Family」就魅力和人氣而言，可與她們父親的書相比」，這本書於三十九年五月七日的暢銷書刊排行榜列為第九位，六月十一日升為第三位。而約半年後，他們父親的「京華煙雲」獲得了壓倒性的成功。前來美國才三年多，林語堂及其一家人可謂一帆風順，無往不利。

這時候，他批判法西斯主義及日本軍國主義的政治性意見，如同水一般滲透於歐美人心中，獲得多數有識人士的共鳴。人們透過他了解中國，形成對於中國的輿論。他於執筆「京華煙雲」的三十九年初期，寫了長達七十多頁的「中國的誕生」，將它添加在「吾國與吾民」的第十章，並以增訂版出版，已如前述，這是為了糾彈日本軍國主義毫無停歇的侵略中國的行為憤然而執筆的。「京華煙雲」的前頭部分幾乎未提及中日之間的政治性紛擾，但到後頭，卻帶有強烈的政治性、赤裸裸地描寫因日本軍侵略而受到苦難的中國同胞的慘況。譬如說，因未婚夫夭折而以未亡人守節的心地善良的曼妮被日本軍凌辱殺害，其屍體一絲不掛地用繩子吊掛；阿善年輕的妻子赤裸的屍體，其下腹部被

刺刀插著橫倒在坑上，這些描寫，可能成為令讀者永遠難以忘懷的淒慘的畫面而炙燒在其內心深處，毫無疑問的引起對於中國的同情及對日本的憎惡。又在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的紐約時報刊登一篇記事－「真正的威脅並非炸彈而是思想的統一」，極力批評法西斯主義國家剝奪信仰自由、個人權利、民主主義及人民生活權等種種作為，呼籲大家不要恐懼炸彈及戰爭，應該站起來擁護民主自由而奮鬥，此一論點也獲得很多讀者的共鳴。

他恆常秉持下列的信念。「林語堂喜歡以中國式的看法論述民主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他堅信民主主義終究能獲得勝利，因為獨裁主義是非人性，而非人性的、一切必不會長久的緣故。具有人性對於人生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而容許人性的，個人的生活，乃所有人類願望的根源」（Courent Biography 1940）。基於這樣的立場，他為了擁護民主主義毅然站起拿起筆劍對抗當時吹遍世界各地的法西斯主義狂風浪潮。法西斯主義及日本軍國主義越加狂暴，他的怒氣越加高漲，批判的叫聲也越來越大。這種言論不僅只刊登於新聞記事或評論，這次卻用小說的武器，強烈申訴於人們的內心深處。其宣傳力量異常的大，當時的日本人沒有像林語堂這樣可贏得全世界同情的作家而深感遺憾，這種說法並非沒道理。

五

一九四〇年初期，當「京華煙雲」顯出爆炸性之賣座時，他照往例，帶著一家人前往海外旅行。此次的目的地乃是三十六年八月出國以來從未回去看過的祖國－中國。他為甚麼要回去戰火正熾烈的中國？挪拉·蘇大林說：「一九四〇年，林全家，當祖國遭受分裂時，卻在美國享受奢侈的生活，深感內疚、痛苦，因而大大宣傳向交戰地區出發」（巴爾·巴克）。原先非常愛國的林語堂可能抱著回歸祖國或許會有一些可貢獻國家的事情做。或者，為實際掌握中國的最近情勢，或者為追尋下一部著作的資料蒐集，無論如何，他那時對於中國情勢抱著相當樂觀的看法。四十年一月九日，他在出版社關係者的午餐會上演講，說因為中國有「算術」、「地理」、「哲學」三神的保護，絕不會敗給日本。日本的人力財力早晚將疲弊，以甚為有趣的比喻闡述他的看法。又在二月十五日的世界筆會的歡迎會上，預測「日本軍將在兩年內崩潰」，又表示他最近將回去中國，打算居住於戰爭期間臨時首都重慶。（紐約時報）從這些談話看來，他原打算回去中國相當長的時間。然而，一旦實際回到中國一看，中國情勢出乎意料的緊迫，他和家人不堪忍受日本軍連日的空襲，死裡逃生般又回來美國。

這期間的經過實情稍為詳細說明如下：四十年三月三日，林全家從美國搭飛機到香港，打算從這裡前往重慶。但因有人罹病，又回去美國。之後一家人再度從美國飛到香

港，暫時滯留於香港，五月二十一日飛往重慶。但一到重慶就遭受日本軍的轟炸，嗣後也時常受到空襲，尤其八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兩天的空襲最為猛烈，他妻子和三個女兒躲在防空洞內，受兩次直接轟炸及落在入口處三個炸彈的炸裂，雖受強烈的震動，所幸未受傷。他重慶附近的家，也被日軍炸彈破壞。（紐約時報、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這一段期間所遭遇的空襲狀況，他自香港寄稿到美國，刊載於八月二十三日的紐約時報。四十一年三月，三個女兒所寫的叫「Dawn over Chingking」的旅行記由John Day出版社出版，總之當時他們中國的旅行，只是從戰爭的緊迫情況下親身體驗到死裡逃生的滋味，之外實際上對於國家毫無貢獻，而匆匆忙忙狼狽地回來美國。回美之後，林語堂原先對於中國情勢的認識似乎有了很大的轉變。對於戰況的看法更加嚴酷，而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指責更加激烈。譬如，紐約時報的記事，自四十年十月以後，以切身的感受，一改過去從未有的直率的言辭，屢向美國呼籲對中國的援助，他說「中國雖不會敗給日本，但中國人現在卻以筷子打戰抵抗日本軍」，又在四十一年十月至十一月間，更分析戰爭緊迫情勢，幾度呼籲美國參戰。這是日軍攻擊珍珠港，亦即太平洋戰爭開始的一、兩個月前的事。林語堂認為沒有美國的參戰，無法打開中國戰線的膠著狀況，長此以往中國所付出的犧牲未免太大。日軍攻擊珍珠港，喚起了美國人憎惡日本的情緒，這種反日情緒比我們想像的更為激烈，毫無疑問地這是受到林語堂言論相當的影響。

他從中國旅行回來兩、三個月，即四十年十一月由John Day出版社出版隨筆集「With Love and Irony」（諷頌集）。這是他所發表的很多隨筆，小評論中，選擇適合時代的彙整為一冊的此書也獲得很多書評極佳的好評。

已如前述這時已停辦暢銷書刊排行榜，故有關此書的賣座情況無法明確把握，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紐約時報刊登相當大的廣告，之後自四十年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共四次每週刊登廣告，由此可推測這段期間已有相當的賣座。如果有暢銷書刊排行榜或可列為榜上尾巴順位吧！

先前也提過，林語堂的工作效率，真是超人。他雖然自嘆不善於同時處理幾樣事情，但，實際上卻是可同時完成幾樣事情的超人。這期間，他仍時常在新聞、雜誌上發表文章或演講，或從事翻譯，或寫小說等，像往常一般過著超忙的生活。四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的紐約時報說，本週週末一家人將到巴蒙特的森林避暑，打算在那裡寫「京華煙雲」的續篇。若是如此，這時候尚未開始寫這本書。但，那年的十一月，卻早由John Day出版社出版長達三百六十八頁的小說「A Leaf in the Storm」（風聲鶴唳）。恐怕不到三個月便把它完成了。

「風聲鶴唳」，是大家所熟知乃「京華煙雲」的續篇。猶如「源氏物語」，其主角由前篇的「光源氏」改變為後篇的「薰」一樣，在「京華煙雲」中，只是姚家幼孫的伯

牙，在「風聲鶴唳」成爲主角。不過這一部小說和「京華煙雲」全無關聯可當獨立的小說而閱讀。

「風聲鶴唳」是敘述雖被日軍蹂躪仍勇敢抵抗不已的中國國民的故事，由於它帶含中國國民的抗戰意識，進而向全世界求對中國的支援，是具有強烈政治性意圖的一部小說。當然是比起「京華煙雲」政治性更濃的作品。但「風聲鶴唳」卻未落入於索然無味的政治小說的窠臼，可比美漢明威的「爲誰鐘響」及奈特的「This Above All」。它被視爲戰時的「戲劇性愛情故事」，是因充分描述日軍令人毛骨悚然的殘虐行爲及極其殘酷的戰爭場面，而以林語堂最擅長的「戀愛故事」爲其主旋律，貫串全篇的緣故。

很多的書評也大多給予好評，譬如「林語堂從戰爭下的祖國回來不久。這部小說，就藝術、美或勇敢的人性層面，依那裡體驗記的變形被閱讀也說不定。「風聲鶴唳」是非常優秀的小說，它有不能不令人感動的有趣的故事，同樣其情緒面也很有趣。也就是登場人物與其發展相互作用，而其發生的事情很有趣。戀愛故事的結局也很意外，緊迫的戲劇化變化，完全是中國風格。這一部小說，以人的成長爲其主題，但更重要的不僅是小說的背景，而那永遠不滅的主人仍然是戰爭下的情侶，雖年輕而相親相愛，卻被拋棄在長期間侵略的破壞中國」（紐約時報）、「這本書和以西班牙爲舞台的『爲誰鐘響』及以英國爲舞台的『This Above all』同樣，敘述苦惱不堪的薄幸中，透過此話題，達到戲劇效果給與精神的衝擊頗爲成功」（ニューヨークヘラルド・トリビューン），在「京華煙雲」，林顯示了確實的技倆。在這裡，此故事，由他手中自由自在地操縱。然而，他仍然那般有魅力，毫無看漏日本人的殘虐行爲，插入很多事實，把戰時的中國全景活生生的呈現在你眼前。爲充分顯示出其戲劇性要素，所使用的材料及說明似乎過多，而用間接的手法卻過少，雖不及他最初的小說，但美國人來讀還是有趣的故事，也是重要的書刊。跟林另外四本書同樣這本書對於美國人了解中國貢獻良多」（サタデイ・レビュー・オブ・リタラチヤ）如此評述。

這本書的賣座固然遠不及「京華煙雲」，但四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的紐約時報刊載大廣告，接著十二月七日、十四日連續刊出相當大的廣告，以及很多的書評上都被提到，從這些看來，若有暢銷書刊排行榜至少會列在小說類的末位，「風聲鶴唳」的出版，正適逢日軍攻擊珍珠港，美國全國喧囂非難之聲此起彼湧之時，此書的讀者「日本可惡」的心情必會更加一層深植在心裡。

四十二年，他仍然在新聞、雜誌上發表呼籲支援中國的文章（依據四十二年六月十六日的紐約時報，他的著書在法西斯國家義大利被列爲禁書），或旅行各地演講，這期間，翻譯中國和印度的古典（包括以前所翻譯的）命名爲「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d」（中國印度之智慧），這一部浩大的翻譯書共一一〇四頁，由蘭達母·好斯社

出版。四十二年十二月六日日期的紐約時報刊登了幾乎佔一面的大廣告。這不單是名著的翻譯，憑著他獨特的愛好及文學觀選擇出來的中國及印度古典的精粹選集。中國的部分，例如從老莊及唐詩等通俗的，一直到沈復的「浮生六紀」以及魯迅的短篇警語選集都包含在內，此書被認為具有豐富文學性令人感受極好的翻譯書而獲得好評。例如四十三年一月三日的紐約時報上有如下的贊辭：「中國印度的智慧」是一本非常好的書。它在作品選擇及編集方法雙方面，洋溢著美與魅力。在這本書上，我們可以享受到如同「生活的藝術」及其他著作，林語堂博士那魅人的文體及詩般的人生觀發揮得淋漓盡致。這本選集，在內容的多樣化及視野的廣闊方面，超越同類的選集。」它究竟賣了多少雖然不詳，但幾乎所有的圖書館都有收存，又當做大學用教科書頗受歡迎等事實看來，或許成為長期暢銷書刊，讓學習東洋古典者相當熱愛應不容置疑。

大約到這時候林語堂到美國讀者最大的信賴與尊崇，他所出版的書刊必定命中，一次次獲得成功，然而他的巔峯期大約到此結束。四十三年後，他開始撰寫批評第二次世界大戰下的世界情勢的一種政治評論「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啼笑皆非），在三月中旬脫稿，七月由John Day社出版。此書到年底已印五版，入選為暢銷書刊，但因為其內容尖銳批評西歐各國的物質主義，殖民地主義，自利行動，漠視亞洲政策，種族不平等等，給予讀者很大的衝擊和失望。就林語堂而言猶如他在序文中所說，對於八方封閉的政治情勢感到十分無奈，不得不拔起插在喉嚨的棘刺，吐出肚子裡的憂憤，然而讀者的感受卻是，背離林語堂原來的面目，一個放蕩無羈希思啼利的異國人尖銳刺耳的叫喊。以溫和的諷刺、機智及幽默備受尊崇的中國的智慧者林語堂究竟往何處？林語堂變了，林語堂究竟發生了些甚麼事？讀書如此感受而置疑不已。四十三年八月一日的紐約時報刊載附有林語堂照片，一大幅提到（啼笑皆非），一反過去的稱贊，給予毫無客氣的惡評。「溫和而公正的林語堂，撰寫了不屬於這兩者之書。抱著厭惡感而思考，從痛苦中產生，充滿著憤怒表現的這本書，將西歐世界逼迫到死路，亦即叫西方世界往地獄。這無異死刑執行的宣告。過去中國對西歐世界最為明確的發言大使（指林語堂）其幽默感幾乎已枯竭殆盡，林語堂能寫高雅而有教養的英文，如今已成為書評家的常套話，但這一回，就這一點來說，已經遙遙逸脫了基準。「啼笑皆非」不是為了使你度過有意義的空閑而寫，而是為擾亂你的睡眠而寫。讀完林語堂的新書，未必能讓你比以前更聰明，成為更好的人，但一定讓你成為比以前更易動怒的人。如果評鑑隨筆家的成功度，除了主題之外，以讀書的心服度來考量，林語堂是失敗了。有一讀者在這本書空白地方，寫了數不盡的抗議的留言，就算再重讀一次，那心頭的恨意也仍無法消除。然而，隨筆家的任務，若在如何讓讀者將知的蓄積（記憶）滲透於心，那麼無可諱言林語堂卻是十分的成功。他所造出的刺痛，根深蒂固而永續」。

就林語堂而言，由於一直停滯不前的戰況的焦慮，壓抑不住那憂國的熱情，將不滿現狀坦率地陳述而已，只因爲太過認真，喪失了表達上的彈性空間及幽默的感覺。美國的讀者對於林語堂所抱的印象並不是將緊迫的情感赤裸裸暴露於外，將歐美各國的罪狀批判得體無完膚的偏狹淺薄的人，而是無論面臨任何問題，都能以悠揚而從容不迫的態度及不忘幽默的感覺，一個人生觀達者的人。「啼笑皆非」，在四十三年八月起幾個月間，佔有暢銷書刊排行榜第五、六位的順位，如先前所述，託他過去的聲望有相當高的賣座，但被燦爛的榮光所包圍的林語堂的形象至此大大地被破損。這是渡美六年間一直一帆風順的他，首次遭遇到的逆風。

嗣後，四十三年十二月下旬，他又再度出發前往中國旅行。他巡迴重慶、成都、西安、華山、昆明、桂林、衡陽、長沙、貴陽等各地，視察戰況，翌四十四年十二月下旬回來美國。當年年底將當時的旅行記「The Vigil of a Nation」（枕戈待旦）由 John Day 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從翌四十五年的一月起被很多的書評所提，引起了問題作品的迴響，幾個月間佔有暢銷書刊排行榜第五、六位順位。但這一回，由於書中包含反共思想及批判中國共產黨，這無異與當時美國同情共產黨的很多知識份子正面衝突。歐美的讀者對於他批判法西斯主義及日本軍國主義時，不僅容許那激烈的意見，甚至不惜給予讚賞，但卻絕不認同自己國家被惡劣批判或正面批判共產黨。「啼笑皆非」所產生的林語堂與讀者間的摩擦和隔閡未必不可能修復，但由於此次出版「The Vigil of Nation」（枕戈待旦），一些前進的知識份子對於他的批評急速下落，終於使他失去時代寵兒的寶座。

林語堂從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及思想觀念觀察一直堅持共產主義絕不可能在中國生根的信念。但這一次回國，巡迴各地視察，親切感受到日本戰敗之後中國共產黨的威脅接踵而來。因此一改過去所持的樂觀看法，從批判日本軍國主義轉變爲批判中國共產主義的目標。但這對於當時很多對共產主義懷有理想美夢的知識份子當然無法被接納。這本書，就旅行日記來說，含有相當的趣味，但幾乎未顧及到表達上的技法。以「中國學者型的宣傳人－林語堂的新角色」爲標題的四十五年三月九日發行的 Amerasia 的記事，充分形容當時新聞界對林語堂的看法。現在僅引用其前言部分如下：「過去十年來，林語堂在這個國家，就東方與西方文化價值，成爲賢明而富機智的解說者而馳名於世。他的著作爲闡揚中國古代文化中的美與智慧而綽綽有餘。然而今天，他並不是哲學家，也不是批評家，逐漸成爲中國政府的政治宣傳者、辯護者。……近年來，他從人緣好、都市型的、以溫和諷刺的解說者，轉變爲以尖銳聲音叫喊、強辯、辛辣的人。他最新的著書，完全未行客觀的觀察及公平的分析，而公然充任國民黨現政權的辯護者。「The Vigil of a Nation」並非“多情善感的書刊”，而是就中國現狀，具有危險、挑撥性的、引導人們誤解的報告書。這本書，由在美國擁有廣大讀者的林語堂的手裡完成，因而對中美

間的理解及合作必將造成傷害。」

以往他憑藉著書，以中國贈送給美國最大的「善意大使」而受人尊敬，但當「The Vigil of a Nation」（枕戈待旦）出版後，被壓上蔣介石派代辯人的烙印，被看做妨礙中國進步的保守反動的思想家。諾貝爾文學獎自一九四〇年起四年之間因戰爭而停辦，到四十四年又復活，當年他雖也列為候補，但時機太不逢時，已非可能受獎的狀況。渡美以來七、八年間，成為國際新聞、雜誌界寵兒，日以繼夜忙碌不堪的林語堂的極盛期至此畫上休止符。

此後的林語堂，在滔滔的左翼時代思潮洪流中，成為抵抗時代洪流的右翼異端思想家，日益加深其孤立地位，但他卻絕未迎合時勢，貫徹其自由主義者的志操至最後。在今天看，他的文章只是記述極為當然的事，不僅不值得大驚小怪，對於他的前瞻性及洞察力令人不能不驚嘆，但共產主義體制讓人們抱著美夢的那個時代，他的自由主義思想無法被接納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本文取材自「全盛期の林語堂」—合山究撰文）

同意書		茲同意前林語堂博士紀念圖書館館長		楊秋明先生翻譯本人所著「全盛期の		林語堂「アメリカにおける圧倒的な成功」及		「林語堂資料探索記」兩文為中文並		刊登於中華民國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館刊。此証		日本國立九州大學		教授		合山		一九九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州大學教授部